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王詔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三

起丙申梁武帝天監十五年魏孝明帝熙平元年○止丙午梁武帝普通七年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凡

十一年

表例説

見第四十六卷

丙申

春三月戊戌朔日食

梁

天監十五年

春二月魏將攻硤石主使左衛將軍昌義之與直閣王神念泝淮救之時魏兵盛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硤石遂陷

夏四月淮堰成○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

建城公

王瑩

封十五年遷左光祿大夫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

魏

肅宗孝明帝熙平

元年

諱詡宣武帝第二子在位十三年年十九

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攻硤石克之

○主遣將軍崔亮攻梁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

樂陵王

景畧

襲封十年以幽州刺史卒謚惠子霸襲爵

武陽公

侯剛

附

柔然

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醜奴建昌九年醜奴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

十丈樹以杞柳補而用
軍壘列居其上之居職
或謂康絢曰四六日暴
瀆天所以節宣疾卒
其氣不可久塞 營道侯
若鑿湫東注則
游波寬緩堰得
不壞絢乃開湫 昌義之
東注又縱反間 封永豐
於魏曰梁懼開 侯十五
湫不畏野戰蕭 年授北
寶寅信之鑿山 徐州刺
五丈開湫北注 史改封
水猶不減魏軍 營道至
罷歸 普通
魏
元法僧遣其子 四年再

期不至胡太后 進封二
以諸將不一乃 年以罪
以尚書李平為 削户三
行臺節度諸軍 百尋復
平至硤石督崇 削之
亮等刻日進攻 封
無敢乖互戰屢 靈壽公
有功梁主使昌
義之救硤石亮 于忠
遣將軍崔延伯
守下蔡延伯取 削常山
車輪去輞削鋭 公爵二
其輻兩兩接對 年詔忠
揉竹為絚貫連 歷任禁
相屬竝十餘道 要誠節
横水為橋兩頭 皎然復

殺之漆
其頭為
飲器鄰
國叛去
者皆擊
滅之國
勢復强

高車
王彌俄
突與柔
然主醜
奴戰敗
被殺部
衆悉入

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魏武興

六月以王瑩為左光禄大夫袁昂為左僕射王暕為右僕射

秋七月魏軍擊敗張齊東益州陷

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見

南安勇

康絢

封十五年為右衛將軍以監作淮堰授司州刺史增封二百戶至主普通元年

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梁將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太后賜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平奏處亮死刑太后救之師遂還

侍中侯剛有罪削

見

封靈壽縣公至神龜元年再

武邑公

李平

封二年以尚書右僕射卒謚文烈子奬襲爵○

嚈噠經數年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

滑國

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

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督衆十萬攻之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既而果然

再見

戶三百○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專擅朝命宜加顯戮自世宗晏駕以後太后未親覽以前諸由階級擢相拜授者並宜追奪太后曰忠已特原餘如奏匡又彈侍中侯剛掠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為嘗食典御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廷尉處剛大

平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

惠侯

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是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入貢於梁

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避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曰避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安得謂之避逅太后乃削剛户三百解嘗食典御

夏四月梁將張齊圍武興元法僧嬰城自守遣使告急主以傅豎

崑

削博平公爵二年以光初授經於主又有德於太后復封平恩縣侯以先封朝陽伯爵轉授第二子昴至主止

眼為益州刺史光四年
赴之豈眼入境再見
轉戰三日行二
百里凡遇皆捷
齊退保白水豎
眼入州白水以
東民皆安業梓
潼太守苟金龍
領關城戍主梁
兵至金龍疾病
不堪部分其妻
劉氏帥厲城民
乘城拒戰百有
餘日戍副高景
謀叛劉氏斬之
與將士分衣減

東安侯
刁遵
太和中
龍襲父雍
爵至是
以洛州
刺史卒
謚惠有
子十三
人長子
楷早卒
楷子冲

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紋而取水城中所有雜物悉儲之梁兵退封其子為平昌縣子張齊數出白水侵葭萌傳豎眼擊敗之齊走還諸戍皆棄城走遂復取東益州

九月詔議邊鎮選

十三而并孤孝慕人學通諸經徧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闕綜當世服其精博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

舉法○任城王冲應機
澄以北邊鎮將解辯無
選舉彌輕恐賊不祛其
虜闚邊山陵危久或四
廹奏請重鎮將方學徒
之選修警備之就其受
嚴廷尉少卿袁業者威
翻議曰比緣邊有數百
州郡官不擇人冲以嫡
唯論資級貪汚傳祖爵
之人廣開戍邏東安侯
多置帥領或用及卒謚
其左右姻親或曰安憲
受人貨財請屬先生見
皆無防寇之心儒林傳
唯有聚斂之意○魏書

勇力之兵驅令導傳疑
抄掠奪為已富誤刻邊
羸弱老小微解弟肅下
工作苦役百端
伐木芸草販貿貝丘男
往還窮其力薄
其衣用其功節傅永
其食由冬歷夏
加之疾苦死於後封十
溝瀆者什常七三年以
八是以鄰敵伺平東將
間擾我疆埸皆軍卒子
由邊任不得其叔偉尋
人故也愚謂今卒正光
後邊鎮郡縣府中叔偉
佐統軍至於戍子豐生

主皆令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冬作永寧寺○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

襲封○永有氣幹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

為九層浮圖高憤讀書
九十丈刹高十丈涉獵經
丈塔廟之盛未史頗有
之有也李崇上文筆永
表曰高祖遷都屢有戰
垂三十年明堂功高祖
未修太學荒廢每歎曰
城闕府寺頗亦上馬能
頹壞非所以追擊賊下
隆堂構儀刑萬馬作露
國者也宜罷尚布唯傳
方雕靡之作省修期耳
永寧土木之功初為南
分石窟鷁琢務兖州刺
因農之隙修此史猶能
數條使國容嚴馳射盤

顯禮化興行不焉奮稍亦休哉太后不時年八能用時民多絕十常諱戶為沙門李瑒言老毋上言不孝之人自稱六無過於絕祀豈十九云得背禮肆情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丁酉

天監十六年

春三月詔文錦不得為人獸之形○為其裁翦有乖仁恕

夏四月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主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

熙平二年

春正月詔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罪之○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煉無得殽雜世宗又鑄五銖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貨不通任城王澄上言曰不行

東平王匡　故廣平王洛侯無子初以陽平王子匡為嗣至是詔以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可特襲王爵封

華陰伯楊侃　播之子也播初封華陰伯坐事削爵延昌二年卒子侃等披訴積年至是追復播爵諡壯侃襲

扶南遣使入貢於梁

婆利　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

元大武

冬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陽臺置七廟座每月中再設淨饌○記曲禮牛曰一元大武鄭氏曰元頭武迹也

十一月巴州刺史年漢寵叛降魏

十二月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

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錢之為用貫繦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

東平王至主神封通二年再見

北平王超

初龍衮父爽安定王爵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至孝莊

華陰之再熟草木常榮國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葢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

道根謹厚木訥
行軍能簡較士
卒諸將爭功道
根獨默然為政
清簡吏民懷之
上嘗歎曰道根
所在令朝廷不
復憶有一州

宜謂為深允乞
下諸方州鎮新
舊諸錢內外全
好並得通行其
雜眼鐶鑿及盜
鑄巧偽不如法
者據律罪之詔
從之

帝承安
元年再
見

廣平王

懷

考勳籍○時人多
竊冒軍功左丞
盧同閱吏部勳
書得竊階者三
百餘人乃奏總
集吏部中兵二
局勳簿對句奏
案更造兩通一

以司徒
卒第三
子脩至
主疇建
明元年
再見

汝南王

數不能
記馬而
言白淨
王夫人
即其國
女也是
歲遣使
入貢於
梁

柔然

豆羅伏
跋豆伐
可汗醜
奴建昌

闕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偽巧從之中尉元匡奏取景明以來考簿除書勳案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任城王澄曰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聞其冒勳妄

悅

封十五年為中書監坐殺人免官以王還第至孝莊帝永安元年再見

濮陽侯

夏侯道

十年遣蕭顧禮等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

階止應攝其二
簿研檢虛實繩
以典刑豈有移
一省之案尋兩
紀之事乎乃止
三月司徒廣平王
懷卒以胡國珍
為司徒
秋八月詔太師高
陽王雍入居門
下參決尚書奏
事
冬十月詔北京士
民未遷者悉聽
留居為永業○
魏以代都為北

遷
改封十
三年以
瀛州刺
史卒謚
明子夬
尋卒夬
子籍襲
封○道
遷少有
志操雖
學不淵
洽而歷
覽書史
札翰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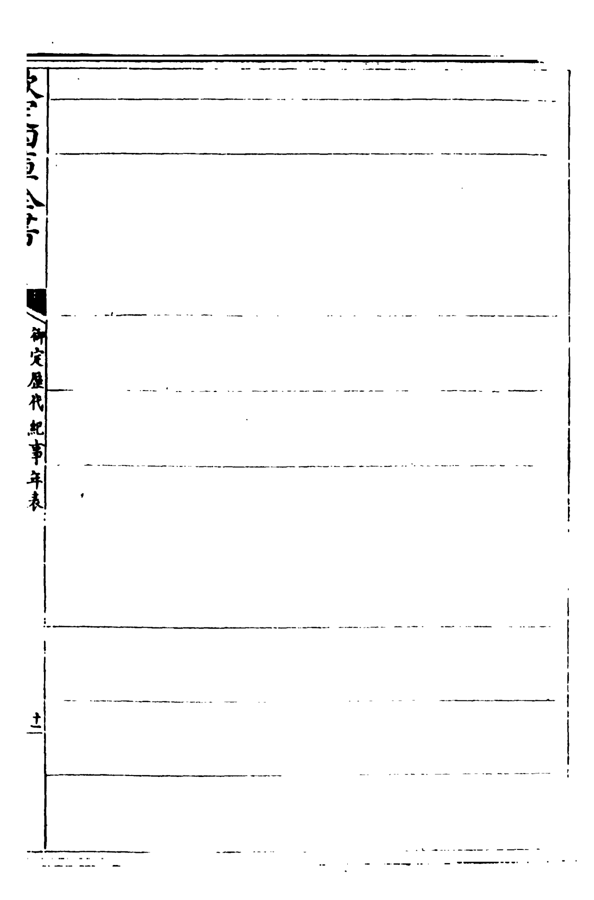
京
十一月梁刺史牟漢寵遣使請降
十二月崔亮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還甚有意理好延致秀彥國秋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

曲陽伯

田益宗

改封四年以光禄大夫卒謚莊子纂少襲封



戊戌

天監十七年

春二月安成王秀卒

夏五月司徒臨川王宏有罪免尋復其位○宏妾弟殺人匿於宏府主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主注曰愛宏者兄弟私情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

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

南平王

偉

封建安王十七年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至主中大通五年再見

安成王

神龜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夏四月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張普惠以為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上疏陳

京兆王

繼

復江陽王爵四年徙封京兆至主孝昌元年再見

靈壽公

于忠

干陁利

遣使入貢於梁

柔然

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醜奴建昌十一年魏主臨顯陽殿引醜奴使輩爾禮等於

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宥司所奏主輒赦之尋復以宏為司徒以吳平侯昺監揚州昺有風力為主所重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

秀

封十七年遷雍州刺史卒謚康子機天監二年除安成國世子至主普通元年再見〇秀年十二生母吳太妃

之左右莫敢為通會胡氏穿壙遇石晉惠乃啟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今尊司徒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遏主之號

封三年以尚書右僕射卒謚武敬無子以第四弟子翻為子襲爵柔卒子世衡襲〇忠初賜名發世宗改名曰忠嘗侍宴世宗

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藩禮不備之意

氏

魏以氏首揚定為陰平王

亡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泣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漿飲太祖親取粥授之初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

以邀譏先之福賜之劍太后集五品以杖舉酒上博議王公爭屬忠曰詰難晉惠晉惠卿世秉應機辨析無能貞節故屈者太后不從恬以禁

復徵綿麻稅○尚衛相委書奏復徵綿麻吉以卿之稅張書惠上行忠賜疏曰高祖廢大名曰忠斗去長尺改重今以卿稱以愛民薄賦才堪禦知軍國須綿麻侮以所之用故於絹增御劍杖綿於布增麻民相賜循以稱尺所減不名取義

日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乎乃以半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秀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

嘗綿麻故鼓舞意在不供調自茲所稅輕其出浸復長潤百姓入周旋嗟怨宰輔不尋恒以自其本遂罷綿麻防也今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主始月一視朝〇張普惠以主好遊騁苑囿不親

安定公胡國珍

封四年卒諡文宣號太上秦公子祥襲爵故事

養鶴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烏傷人在京師且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詰也秀與主雖

視朝過崇佛法世襲例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唯祥獨曰殖不思之冥得全封業捐巨費於生民近供無事之僧遠邀未然之報未若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慎威儀為萬邦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畆撤

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主益以此賢之秀與弟始興王憺尤相友愛憺為荆州常中分其禄以給秀秀稱心

僧寺不急之華還百官久折之秩則節用愛人四海俱賴矣尋敕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

六月補三字石經○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自馮熙常伯夫為洛州毁以建浮圖遂大頹落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

受之亦不辭多也

鉠太后許之會元又劉騰作亂事遂寢

秋七月河州羌反討平之○羌却鐵忽反自稱水池王以源子恭為行臺討之子恭至嚴勒州郡及諸軍無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悔懼八月鐵忽等相帥降

九月太后胡氏弒

故太后高氏○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謚曰順皇后

遣使如西域求佛書○太后遣宋雲等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復鹽禁○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

資育羣生先朝為之禁限及甄琛奏罷乃為繞池之民擅自固護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請禁之便從之

己亥

天監十八年
春正月以袁昂為尚書令王暕徐勉為僕射

衡陽王
元簡
襲封十六年以郢州刺史卒於官謚孝子獻嗣至簡文帝大寶元年再見

石陽侯

神龜二年
春正月太后始稱詔
二月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
○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

東平王
匡
封三年詔削官爵辛雄奏理之後復以為平州刺史

任城王
澄、

于闐
遣使入貢於梁

扶南
遣使入貢於梁

高句麗
王雲卒子安立魏拜安為安東將軍遼東公高

句麗王

張惠紹

封十八年以左衛將軍卒謚忠子澄嗣〇惠紹少有武幹初為司州刺史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

擊省門莫敢禁討遜至其第彝捶辱焚其第舍始均拜胝請其父命賊就毆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

襲封三十七年卒謚文宣子彝嗣至孝莊帝永安元年再見〇澄少而好學居喪以孝聞初文明太后嘗引見澄顧謂中書令

矣初燕燕郡太守高湖來奔其子謚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謚孫歡沉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馬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

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為宗室領袖靈太后臨朝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

大臣之第朝廷諍雖不懼其亂而不問見用殷為政如此事可勤不已知矣財物豈可內外咸常守邪歡與司敬憚之馬子如及蔡儁等相友善竝以任俠雄於鄉里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為尚書亮為格制不

齊郡王

祐

襲封二十一年以涇州刺史卒諡敬

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拐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姓氏取士

平陸侯

張彝

高祖初襲祖準之侯爵例降為伯後進爵為侯至是為羽林虎賁所害謚文子始均同遇害始

不博沙汰未精均子嵩
曷當銓衡宜改龔祖爵
張易調如何反○彝居
為停年格以限母喪過
之天下士子誰禮送塈
復修厲名行哉自平城
洛陽令薛琡上達家千
書曰黎元之命里徒步
繫於長吏若選不乘車
曹唯取年勞不馬顏貌
簡賢否義均行毀瘠當
鴈次若貫魚執世稱之
薄呼名一吏足初為秦
矣數人而用何州刺史
謂銓衡書奏不羌夏畏
報其後甄琛等伏一方

繼亮為尚書利肅靜號其便巳踵而行為良牧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夏五月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復減百官祿○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太后常幸絹藏命從行者各自負絹少者不減百餘疋崔

光止取兩足衆
皆愧之時宗戚
權幸競為豪侈
太后建寺不已
令諸州各建五
級浮圖民力疲
弊諸王貴人宦
官羽林各建寺
於洛陽相髙以
壯麗太后設會
施僧動以萬計
未嘗施惠及民
府庫漸虚乃減
削百官禄力任
城王澄上表謂
宜節省浮費以

周急務太后不能用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役者不過千人有司侵借以修寺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曰廢經國之務資不給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成就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陳仲儒奏律準法

不行○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曰夫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較樂器而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黄鐘管最長故以黄鐘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

若以應鍾為宮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但聲音精微史傳簡畧舊志準十三絃隱

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内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考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黄鐘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

柱如箏即於中
絃案盡一周之
聲度著十二絃
上然後依相生
之法以次運行
取十二律之商
徵商徵既定又
依琴五調調聲
之法以均樂器
然後錯采衆聲
以文飾之若事
有乖此聲則不
和尚書蕭寳寅
奏仲儒學不師
受輕欲制作事
遂寢○隱間九

尺不言須柱以不按後漢書律歷志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却不言其上須用施柱與否以猶與也

秋八月中尉元匡免復以為平州刺史○匡以論議數為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

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廷尉處以死刑詔削官爵而以侯剛代之郎中辛雄奏曰匡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匡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乃復除匡平州刺史

九月太后遊嵩高

○初胡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

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顧陛下簡息遊幸則率

土屬頼含生仰
悦矣至是遊嵩
高數日而還
冬十二月司徒任
城王澄卒
汰郎官○時以郎
選不精大加沙
汰唯朱元旭辛
雄羊深源子恭
及祖瑩等八人
以才用見留餘
皆罷遣

庚子

春正月丙子日食

普通元年
春正月改元大赦以臨川王宏為太尉王份為尚書左僕射○份奐之弟也左將軍馮道根卒○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根卒聞主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

安成王 機
故安成王秀之世子也秀天監十七年卒至是機襲封至主大通二年再見

中山王

豫寧伯 馮道根
改封十四年卒謚威子懷嗣○道根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

正光元年
秋七月侍中元乂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北宮○乂侍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騰弟為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乂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主主時年十一信之乂

清河王 懌
封二十四年為元乂所害○懌博涉經史兼綜羣言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抑好學禮士時望

新泰伯 遊肇
襲封二十二年以尚書右僕射卒謚文貞子祥襲爵後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封祥高邑

滑國
遣使入貢於梁

周古柯

呵跋檀

胡密丹
以上皆滑旁小國也是歲並遣使隨滑入貢於

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主即幸其宅哭之慟

秋七月江淮海溢

八月車騎將軍永昌侯韋叡卒○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冬十二月魏遣使劉善明來聘○自齊明帝建武二年盧昶北歸

元略 魏中山王熈之弟也畏罪來奔主封為中山王

永昌侯韋叡 進封十四年卒於家謚嚴子放

進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里其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

奉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乂厲聲止之懌曰汝欲反耶乂曰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執懌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畏無敢異者唯太僕射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乂騰遂殺懌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主幽太后於

甚重

中山王熈 龍驤封八年為元乂所害太后反政追增本封一千戶謚文莊子景獻仲獻叔獻

侯○肇

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卷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

梁

高句麗 國王安遣使入貢於梁梁拜安為寧東將軍高句麗王遣江法盛授安衣冠劍珮魏光州兵就

之後魏不復遣
使南聘至是復
通

龍驤爵放服其清
至主中退道根
大通二徵時不
年再見學既貴
○敘事祖請書
繼母以自謂少
孝聞主文常慕
初舉義周勃之
師敘率器重
郡人來
赴主甚
悅拊几
曰他日
見君之
面今日
見君之

南安男

康絢

封十九
年以散

北宮主亦不得同被害曰陛下海中執
省見裁聽傳食叔獻弟自能怨之送洛
而已太后不免叔仁以之豈足陽
饑寒乃歎曰養年幼獲令臣曲
虎得噬我之謂全孝昌筆也及
矣乂遂與太師初詔襲主即位
高陽王雍等同先爵○羣官預豆羅伏
輔政主謂乂為熈好文在奉迎跋豆伐
姨父乂與騰表學有風者並加可汗醜
裏擅權威振內儀名士封邑時奴建昌
外朝野聞懼死多與之封肇文十三年
無不喪氣為之遊將死安侯肇母侯呂
務面者數百人與故知獨曰子陵氏與
肇憤邑而卒書曰太襲父位大臣共
主加元服大赦改后見廢今古之殺醜奴
元北宮清帝因此立醜奴

柔然

心吾事騎常侍就矣後卒謚壯居朝廷子悅嗣恂恂未○絢寬嘗忤視和少喜主甚禮懼在朝敬之性廷見人慈愛撫如不能兄子過言號為於已子長厚在及老暇省每寒日猶課月見省諸兒以官襤褸學第三輒遺以子稜尤襦衣其明經史好施如

相州刺史中山王熈起兵討元乂不克而死弟畧奔梁○熈英之子也與弟畧纂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表請誅元乂劉騰長史柳元章等執之乂遣使斬熈於鄴并其子弟熈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藏之畧亡抵

河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因執上慸朝廷下愧相

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昌樂伯

李孝怡

為魏郡太守陰結城民與柳元章等擒中山王

弟阿那瓌為可汗族兄示發擊之阿那瓌戰敗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京兆王繼等迎之賜勞甚厚引

叡每坐此稜使説書其所發摘稜猶怫之逮也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

故人司馬始賔始賔與畧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畧甚急畧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畧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畧渡江
九月以高陽王雍為丞相
冬十月以汝南王悅為太尉○清河王懌死悅了

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最名節時人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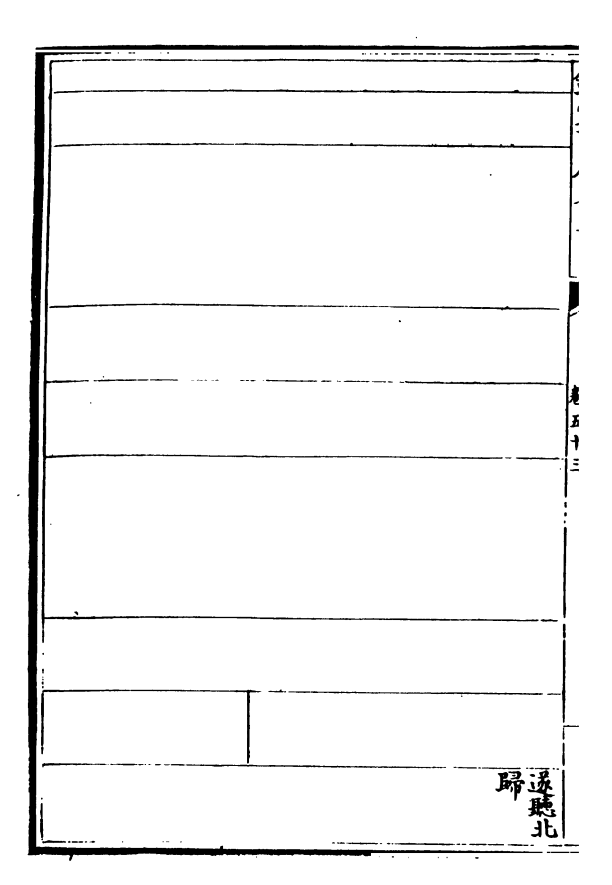
熙封昌樂伯太后反政以孝怡黨元叉除名為民

見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立為朔方公蠕蠕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館道西立

雄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其不尚勝率多如是

無恨元义之意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佞义大喜以悦為侍中太尉十二月以京兆王繼為司徒

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者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反國朝議異同不决以金百斤賂元义



遂聽北歸

辛丑

普通二年

春正月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養窮民

夏六月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田守德降魏

秋七月以裴邃為信武將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峴邃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以裴邃為豫州刺史○邃鎮合肥

枝江公

譽

以太子統次子始封縣公至主中大通三年再見

正光二年

春正月發兵納阿那瓌於柔然不克○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蠕蠕久為邊患今來身歸命撫之可也乃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勁敵資

安城公

長壽

初襲父翼安城王爵例降為公至是以護軍長吏卒子金剛襲爵

[illegible]

百濟

初為高句麗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至是王餘隆始入貢於梁拜為寧東大將軍百濟王

欲襲魏壽陽密結壽陽民為內應先移魏揚州云聞欲修白捺故城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修白捺之意以實報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梁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悟令侃

天亡之醜虜臣未見其可也弗聽阿那瓌之南奔也國人推其從兄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主遣使者牒云具仁往諭之使迎阿那瓌具仁至柔然婆羅門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兵隨具仁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進請還

奚康生

封二十二年為元乂所害太后反政追封壽張侯子剛嗣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男爵○康生性驍勇有武藝

新羅

國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東濱大海南北與高句麗百濟接國小不能自通使聘至是王募名秦始遣使隨百

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

洛陽

三月元乂殺將軍奚康生以官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乂騰之幽太后也康生與其謀乂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侯剛女剛子又乂之妹夫也又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麤武乂稍憚之

時梁主聞康生能彊弓力至十餘石特作大弓二送之康生得弓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

濟入貢於梁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

蠻

桓叔興

魏之南

康生亦微懼不前蹙踧殆
安主朝太后於如今之
西林園文武侍長笛觀
座酒酣迭舞康者以為
生乃為力士儛希世絕
折旋之際每顧倫
視太后為執殺
之勢太后解其
意而不敢言日
暮太后欲攜帝
宿宣光殿侯剛
不可康生曰至
尊陛下之兒隨
陛下可也太后
自起援主下堂
去主前入閤左

荊州刺史也是歲據所部降於梁

柔然

可汗阿那瓌奔魏二年魏遣兵送阿那瓌返國阿那瓌以國人

右競相排闥不得閉康生奪千牛刀斫之乃得定主既升宣光殿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乂所執光祿勲賈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乂處康生斬刑難當恕死

推從兄婆羅門為可汗懼不敢進時高車擊破婆羅門婆羅門降魏魏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柔然於是

從流難當毀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毀也遂殺康生流難當以劉騰爲司空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京兆王繼自以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乃以繼爲太保光爲司徒○奚康生子魏書北史俱作難通鑑

分爲二國矣

作難當今遵通
鑑

夏六月梁刺史文僧明太守田守德來降以僧明為西豫州刺史守德為義州刺史

秋七月高車擊柔然柔然可汗婆羅門來降冬十月分柔然為二國以處阿那瓌婆羅門〇高車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

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柔然餘衆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乞兵送還詔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曰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

自二廣交關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存亡繼絶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内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有劉石之患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内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

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部落猶衆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

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二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内亦防高車之畔涣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

令北轉則是我之外藩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

冬十一月東益南秦氏皆叛以河間王琛為行臺討之琛恃劉騰之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為氏所敗

壬寅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既

劉友益曰食既大變也

普通三年

春正月以袁昂為中書監王暕為尚書左僕射

冬十二月西豐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

始興王憺

封二十一年以領軍將軍卒謚忠武世子亮嗣〇憺初為荊州刺史江溢堤壞親率府將吏冒

西豐侯正德

封二十一年初主養正德為子及主踐極正德使希儲貳後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

正光三年

春正月主耕籍田

冬十一月行正光曆〇初世宗以玄始曆浸疏命更造新曆至是著作郎崔光取張龍祥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一曆行之命曰正光曆

冬十二月以京兆王繼為太傅崔光為太保

柔然王婆羅門叛

婆利

王頻伽遣使入貢於梁

白題

王支史稽穀遣使入貢於梁〇國在滑國東漢灌嬰與匈奴戰

是歲正德奔魏逃歸而侯景渡江之禍始

雨賦文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爐避馬檣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

滿意至是以輕車將軍奔魏有司奏削封爵明年自魏逃歸復封至六年再見

討而執之○婁羅門叛亡歸嚈噠主以平西長史費穆為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曰彼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精騎伏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果至奮擊破之婁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斬白題騎一人即此

高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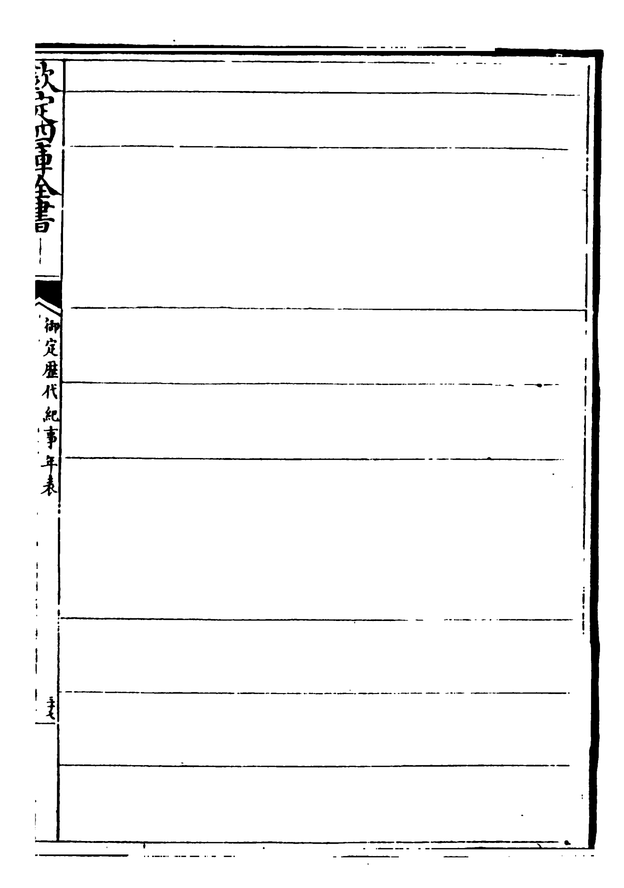
王伊匐遣使入貢於魏魏以為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王伊匐與柔然戰敗

此矣

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櫬失田者與種種尋徵還朝民為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

還其弟越居殺伊訇而自立

柔然王婆羅門叛魏魏軍執送洛陽



癸卯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普通四年

春正月主祀南郊大赦祀明堂二月耕籍田冬十月以袁昂為尚書令十二月鑄鐵錢○國初唯揚荆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止乃議罷銅錢鑄鐵

吳平侯

蕭景

封二十二年為郢州刺史卒於官謚忠子勵嗣○景好學才辯能斷初為南兗州刺史清恪有

營道侯

昌義之

改封八年以護軍將軍卒謚烈子寶業嗣○義之性寬厚為將能撫御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

正光四年

春二月柔然大饑遣使撫之○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衆入境求賑以左丞元孚為持節撫之將行表陳便宜曰蠕蠕久來彊大今自亂亡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

河間王

琛

紹封二十七年為秦州刺史坐貪汙除名明年再見

章武王

融

狼牙修

遣使入貢於梁

柔然

可汗阿那瓌以大饑求賑於魏魏主遣元孚撫之阿那瓌執孚剽掠尋聽孚還

錢

劉友益曰書鑄鐵錢識也書鑄鐵錢始此

威裁明民安之

解吏職文案無擁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賑卹為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其在朝廷為衆所瞻

留衛助光武時世宗初亦使中郎將段龔父彬彬置安集掾史爵至是隨單于所在參為中護察動靜今宜置軍領河依舊事借其間南尹坐地聽其田牧粗貪汙削置官屬示相慰爵明年撫嚴戒邊兵因再見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不從

三月司空劉騰卒

夏四月柔然王阿那瓌犯邊發兵

北海王顥

襲封十五年為

魏主又遣李崇元纂追阿那瓌不及纂使于謹追至郁對原阿那瓌大敗是歲侯匿伐朝魏魏主臨西堂引見○侯匿伐阿那

仰於主雖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

安昌侯

張齊

封二十二年以南梁州刺史遷

擊之不及而還○元孚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民北遁崇追三千餘里不及而

徐州刺史坐貪汙削爵明年再見

趙郡王

謐

世宗初襲父幹爵後為御史所彈遇赦復封至

瓌之兄也

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諡壯○齊初為巴西梓潼太守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

還纂使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崇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

是以都官尚書卒諡貞景子敏襲爵至孝莊帝永安元年再見

長樂公

劉騰

封九年卒騰幼時坐事受刑補

自晝頗
含城壘
皆委曲
得其便
調給衣
糧資用
人人無
所困之
既為物
情所附
蠻獠亦
不敢犯
威名行
於庸蜀
巴西郡
居益州

立州分置郡縣小黃門
凡是府戶悉免遂充宮
為民入仕次叙役姦謀
一準其舊此計有餘善
若行國家庶無射人意
北顧之憂矣崇蒙寵擅
為之奏聞不報權及埜
沃野鎮民破六韓之日閹
拔陵反○初元官為義
乂既幽太后常服杖絰
入直於主所居衰縞者
殿側曲盡佞媚以百數
主寵信之遂驕朝貴皆
愎貪吝嗜酒好從軒益
色與奪任情紀填塞相
綱壞亂父京兆屬郊野

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齎繞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類也

王繼允貪縱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收守令長率皆貪汚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未幾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南侵遣衛可孤攻圍武川懷朔二鎮夾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

魏初以來權閹之盛莫及爲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墓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於梁太后因徙騰餘養於

主以拒之
秋七月詔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九月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
冬十月司徒崔光卒○光且死薦賈思伯為侍講主從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

北齊尋遣密使追殺之

平恩侯覽

封八年卒諡文宣十一子長子勵孝昌初襲爵○光家貧好學

以能不驕思伯晝耕夜
曰衰至使驕何誦儒書
常之有當世以以養父
為雅談

母少有
大度有
毀惡之
者必善
言以報
之雖見
誣謗終
不自申
曲直及
為司徒
年耆多
務疾病
稍增而

自彊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初于忠元又用事皆尋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時人比之張禹胡廣云

濮陽伯

李憲

削爵十三年拜光禄大夫復封至主孝昌三年再見

甲辰

普通五年

夏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以伐魏
秋八月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僮城
九月取魏睢陵荆山襲壽陽不克○成景儁拔魏睢陵趙景悅圍荆山裴邃師騎三千襲壽陽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刺史長

廣晉侯

羊鴉仁　以魏郡主簿率凡弟來歸封縣侯至簡文帝大寶元年再見

正光五年

春三月遣臨淮王彧督諸軍討拔陵夏四月高平敕勒胡琛反拔陵陷武川懷朔鎮五月彧兵敗績復遣都督李崇討之○主以彧討破六韓拔陵四月高平鎮敕勒酋長胡琛反攻高平鎮以應拔陵別將盧祖遷擊破之琛

臨淮王

彧　復封十年以鎮軍將軍討拔陵兵敗削爵尋復本封至孝莊主永安元年再見

河間王

百濟

王餘隆卒梁以餘隆子明為綏東將軍百濟王

吐谷渾

王伏連籌初上表於魏辭誠懇至自景明初至

孫稚傑之一日九戰後軍失道不至遂引兵還別將擊魏淮陽魏使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救壽陽安樂王鑒救淮陽琛軍至西硤石解渦陽圍復荊山戍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與戰為琛所敗

冬十月取魏建陵曲木琅邪等城

○裴邃攻魏建

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鎮將楊鈞使賀拔勝詣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見或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頻兵不進懷朔若陷武川亦危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或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

琛削爵二年後封至帝孝昌二年再見

北海王顥削爵二年胡琛遣將明達冠幽

於正光犛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是歲魏涼州于菩提反刺史宋穎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舉衆救之遂獲保全自爾

陵城克之拔曲
木將軍彭寳孫
拔琅邪檀丘裴
邃拔狄城覽城
進屯黎漿魏東
海太守韋敬欣
以司吾城降將
軍曹世宗拔曲
陽秦墟魏守將
多棄城走
冬十二月復取三
關圍魏郢州不
克
以散騎常侍朱异
掌機政○是歲
周捨坐事免朱

出覘武川武川
已陷勝馳還懷
朔亦潰勝父子
俱爲可孤所虜
五月或與拔陵
戰於五原兵敗
賊勢日盛主引
羣臣問計尚書
元修義請遣宗
臣督軍鎮恒朔
以捍寇主曰去
歲李崇求改鎮
爲州開鎮户非
冀之心致有今
日之患然崇貴
戚重望器識英

夏北華
三州乃
復顥王
爵假征
西將軍
以討明
遂顥頻
破賊衆
功增
封八百
户

章武王
融

以後關
徼不通
貢獻路
絕

柔然
王婆羅
門初爲
魏軍執
送洛陽
至是卒
於洛南
之館

異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異多執能精力敏贍主以是任之

敏還遣崇行乃削爵二加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廣安王詔復前封拜深皆受節度

夏六月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以討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主遣兵討之○自六韓拔陵反二夏豳凉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殘虐城內薛珍等殺之推其黨大提為秦王

征東將軍以討之至主孝昌二年再見

樂平公源子雍故馮翊公懷之

主遣雍州刺史子為夏
元志討大提大州刺史
提龍衆高平克之平朔方
尋卒子念生自胡除黄
稱天子主遣尚門侍郎
書元修義為西封縣公
道行臺師諸將至主孝
討之昌三年
秋七月將軍崔暹再見
討拔陵戰於白
道大敗引還雲
中廣陽王深上
言先朝都平城
以北邊為重盛
簡親賢擁麾作
鎮配以高門子

安平侯
爾朱榮
故梁郡
公新興

弟以死防過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之遂輕中國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

之子新興初以年老求傳爵於榮主許之正光中卒榮龍爵至是以平乞伏莫于等功封縣侯至主孝昌二年再見

銷平而還隻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賂元义卒得不坐

莫折念生寇東益州不克○念生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擊破之東益州本氐王

魏昌伯

李崇

封二十二年以尚書令督軍北討長史祖瑩以罪除名崇坐免官爵至主孝昌元年再見

楊紹先之國將佐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而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

八

月都督元志討莫折念生戰於隴口敗績○散

姑臧伯李韶延興中襲父承姑臧侯爵例降為伯後以從弟伯尚同元禧之逆韶坐除名尋復先爵至是為

騎常侍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衆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存於疾攻遲則人情離阻宜令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矣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念生遣其

定州刺吏卒於官謚文恭永安中追封安城縣伯子興龍○韶初刺冀州清簡愛民聲冠當時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

弟天生將兵下
隴元志與戰兵
敗東保岐州
改鎮為州○東西
部敕勒皆叛附
於拔陵主始思
李崇及廣陽王
深之言詔諸州
鎮軍實非有罪
配隸者皆免為
民改鎮為州
秀容人乞伏莫于
等反酋長爾朱
榮討平之○榮
神機明決御眾
嚴整時四方兵

境相聚
而泣二
州境既
接連百
姓素聞
風德州
內大治
卒後有
並州兵
千餘人
戍於荊
州還經
部墓相
率培塚
數日方
歸其遺

起滎陰散其畜愛如此收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等皆往依之

九月涼州亂刺史宋穎以吐谷渾討平之○涼州幢帥于菩提執刺史宋穎據州反穎密求救於吐谷渾王伏連籌伏連籌自將救涼州于菩提棄城走追斬之城民復推穎為

新豐子

崔延伯初賜爵定陵男至是以注有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尋改封新豐

刺史

冬十月營州人就德興反主遣兵討之不克

胡琛寇幽夏北華三州主遣兵討之

朔方胡反夏州刺史源子雍討平之○朔方胡圍夏州城中食盡衆無二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不若父子俱去子

進爵為子至主孝昌元年再見

雍泣曰吾世荷
國恩當畢命此
城但無食可守
故欲往東州為
諸軍營數月之
食幸而得之保
全必矣乃帥羸
弱詣東夏州延
伯與將佐哭送
之行數日為胡
帥所擒子雍潛
遣人齎書敕城
中努力固守延
伯曰吾父吉凶
未可知方寸焦
爛但奉命守城

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陳禍福賊衆遂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使為先驅時東夏闔境皆反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

州徵稅粟以饋
統萬二夏由是
獲全
以賞穆為朔州刺
史○廣陽王深
上言今六鎮盡
叛高車二部亦
與之同宜選練
精兵守恒州諸
要更為後圖遂
與李崇引兵還
平城崇謂諸將
曰雲中者白道
之衝賊之咽喉
若此地不全則
并肆危矣當留

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賞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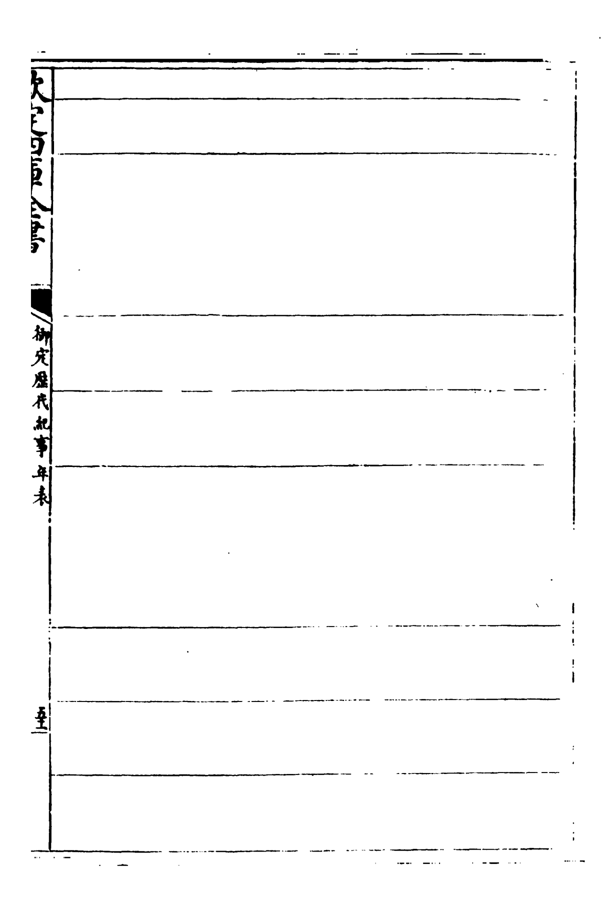
北討都督李崇免○崇引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没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深遂專總軍政

十一月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陷岐州殺都督元志

蜀賊冦雍州討平之

十二月汾州胡反

秦州平○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主以子建為行臺梁巴秦益皆受節度



乙巳

普通六年

春正月取魏南鄉郡及馮固等城魏刺史元法僧遣其子景仲來降主以元畧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等將兵應接裴邃敗魏師於壽陽○邃拔魏新蔡郡主詔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邃拔

邵陵王

綸封二十年以西中郎將攝南徐州事坐罪削爵至主大通元年再見

南浦侯

孝昌元年

春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反發兵討之遂降梁○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及禍遂謀反主遣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栢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

江陽王

繼初為江陽王根後徙封京兆至是西討班師啓求還復江陽詔從之以子乂黜繼廢於家至孝

柔然

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

鄴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遼威名軍於城父累月不進魏遣使齋齋庫刀以趣之琛至壽陽引兵出擊遼為四甄以待之使將挑戰而偽退琛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琛走入城閉門自固不敢復出

推 故安成王秀之子也以王子例封至主太清二年再見

永新侯

直 豫章王綜之子

以元法僧為司空

之遂殺行臺高亮稱帝改元主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降梁長史元顯和舉兵與戰法僧擒之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翁以地叛獨不畏良史乎我寧為忠鬼不能為叛臣法僧殺之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皆平〇天

莊帝永安元年再見

丹陽王

蕭贊 梁主第二子也梁封豫章王原名綜是歲梁主令綜督軍鎮於

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吐谷渾 初莫折念生攻

○魏安樂王鑒是歲綜將兵討法僧擊奔於魏元畧於彭城南有司奏畧大敗鑒不設削爵土備法僧出擊大絕屬籍破之以法僧為改其姓司空為悖氏

三月遣豫章王綜俄有詔總督衆軍攝徐復之封州事召元法僧直為永等還建康新侯

以元法僧之子景隆為衡州刺史景仲為廣州刺史

西豐侯

夏五月豫州刺史

正德

生軍於黑水延伯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直抵天生營下徐引兵還天生開營爭逐之其衆十倍麾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度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乃勒兵出戰身先士

彭城尋自彭城來降主授綜侍中太尉封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戶乃改名贊○梁書云改名纘今從魏書

武陽公

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至是吐谷渾遣兵擊趙天安天安降涼州復為魏○魏平西將軍高徽奉使嚈噠遠至枹

夷陵侯裴邃卒○主以夏侯亶代邃

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將圍魏小劍敗績

六月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初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與綜相抱

復封三年初奔魏逃歸志行無悛多聚亡命夜剽掠於道至是以輕車將軍從豫章王綜北伐棄軍輒還主積其前後罪惡免

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附賊為虐翦以為賊役乎悉求其

侯剛

進封十一年為領軍太后以剛元乂婚姻朋黨虧違典制貶奪封爵尋卒於家

魏昌伯

罕會河州刺史元祚卒前刺史梁釗之子景進引莫折念生兵圍其城長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勒兵固守景進亦自行州事

而泣綜由是自官削爵
疑夜於靜室私尋赦之
祭齊氏七廟微至主中
服至曲阿拜齊大通四
太宗陵俗說割年再見
血瀝骨滲則為
父子遂潛發東
昏侯塚并自殺　晉侯
一男試之皆驗
由是常懷異志　淵藻
綜有勇力能手封二十
制奔馬輕財好四年為
士屢求邊任主軍師將
未之許常於內軍與西
齋布沙於地終豐侯正
日跣行足下生德北伐

父死而歸之
安樂王鑒討元法
僧不克復遣安削爵二
豐王延明臨淮年元法
王彧擊之　僧以彭
以京兆王繼為太城南叛
尉　詔復崇
二月元乂解領軍官爵為
○劉騰既卒太徐州大
后及主左右防都督節
衛微緩乂亦時度諸軍
出遊不返太后事會崇
對主謂羣臣曰疾篤乃
今隔絕我母子以安豐
不聽往來我當王延明
出家修道於閒代之攺
李崇

徵請兵
於吐谷
渾吐谷
渾救之
景進敗
走

貺日能行三百渦陽輒
里又使通問於班師為
蕭寶寅謂之叔有司所
父人皆知之而奏免官
不敢言及在彭削爵至
城魏臨淮王彧主大通
兵逼彭城主慮元年再
綜敗沒救引軍見
還綜恐不復得鄴王元
至北邊乃密送
降款於彧彧募樹
人入綜軍驗其
虛實彪忿請行封十七
單騎徑趣彭城年魏元
為綜軍所執綜法僧請
閒之又遣腹心降樹應

居寺耳因欲自除開府
下髮主及羣臣相州刺
叩頭泣涕苦請史卒於
太后聲色愈厲官謚武
主乃宿於嘉福康長子
殿遂與太后密世哲先
謀黜乂於是二封衛國
宮無復禁礙會子早卒
太后與主遊洛世哲弟
水高陽王雍邀神軌受
二宮幸其第相乂先襲
與定圖乂之計陳留侯
於是太后謂乂爵○崇
曰元郎若於朝初刺揚
廷無反心何故州壽春
不去領軍以餘縣人茍

梁詰迎悆密以接法僧
意狀語之悆還還朝遷
於路復與詰申郢州刺
固盟約綜遂與史增封
詰夜投彧軍及至三千
旦齋閤不開魏戸至主
軍呼曰汝豫章中大通
王昨夜已來在四年再
我軍中汝尚何見
為城中求王不
獲軍遂大潰魏
人入彭城乘勝
追擊復取諸城
至宿預而還將
士死者什七八
唯陳慶之帥所

始安公
元法僧
魏江陽
王鍾葵

官輔政乂甚懼恭有子
乃求解領軍許三歲遇
之　賊亡失
夏四月太后復臨後見在
朝誅尚書令元同縣趙
乂以元順為侍奉伯家
中鄭儼徐紇李泰以狀
神軌為中書舍告各言
人○乂雖解兵已子郡
權猶總内外侍縣不能
中穆紹勸太后斷崇曰
速去之潘嬪有此易知
寵於主官訛耳令二
之云乂欲害嬪乂與兇
嬪泣訴於主曰各在別
乂非獨欲殺妾處禁經

部遂主閭之驁之子仕
駁有司奏削綜魏為徐
爵土絕屬籍尋州刺史
赦之　是歲叛
冬十二月將軍曹魏請降
義宗取魏順陽主授法
馬圈　僧侍中
部陵王綸有罪免司空封
官削爵土〇綸郡公至
攝南徐州事肆主中大
行非法遨遊市通四年
里問責駔者曰再見
刺史何如對言
踩虐綸怒令吞
駔而死百姓惶
駭道路以目嘗

汎陽公
元景隆

又將不利於陛數句然
下主信之因乂後遣人
出宿解乂侍中告之曰
太后遂復臨朝君兇暴
攝政詔除乂名死有教
為民先是黃門解禁可
侍郎元順以剛出奔哀
直忤乂意出為也苟泰
齊州刺史太后聞即號
徵還為侍中侍咷悲不
坐於太后順曰自勝奉
陛下奈何以一伯咨嗟
妹之故不正元而巳崇
乂之罪使天下察知之
不得申其怨憤乃以兇
未幾有告乂謀還泰其

逢長車奪其手以隨父
服而著之匍匐法僧入
號叫藏師以聞朝封縣
主貴之綸不能
改於是遣代主
恐其奔逸以禁
兵取之將賜之
死太子統流涕
固諫乃免綸官
削爵土

公

枝江公

元景仲
以法僧
子封縣
公

夷陵侯

裴邃

誘六鎮降戶反斷獄精
於定州乃賜叉審皆此
死太后頗事妝類也崇
飾數出遊順面既深有
諫曰禮婦人夫將畧寬
沒自稱未亡人厚善御
首去珠玉衣不衆在州
文彩陛下母臨凡經十
天下年垂不惑年寇賊
修飾過甚何以侵邊所
儀刑後世太后向推破
慙而還召順責號曰臥
之曰千里相徵虎
豈欲衆中見辱
耶順曰陛下不
畏天下之笑而

列人子

封夷陵子十九年圍魏師於壽陽卒於軍追贈侍中進爵為侯增邑七百户謚烈子之禮服闋襲封〇遼少言笑沉深有思畧

恥臣之一言乎

初鄭儼為胡國珍參軍私得幸於太后至是拜中書舍人太后又以徐紇為清河王懌所厚亦名為中書舍人儼與紇勢傾内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不以

宋維初襲父弁爵至是為洛州刺史太后以乂黨除名尋賜死

為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

南城侯王神念

封十八年以散騎常侍卒謚壯子尊業僧辯○神念少善騎射

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人別占之造次俱成然無經國大體見人矯為恭敬遠近輻輳附之李神軌亦得幸於太后亦領中書舍人嘗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眾男卿豈易之耶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為

既老不衰嘗於主前手執二刃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主深嘆賞之

此耳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怡然自若也

胡琛遣其將万俟醜奴寇涇州崔延伯討之敗死○琛將醜奴等寇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寳夤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延伯乘勝擊之

將戰有賊數百騎持文書詐降寶寅延伯未及閱視賊引兵至與降賊腹背擊之延伯大敗寶寅退保安定延伯恥其敗乃募驍勇獨出襲賊兵復大敗延伯中流矢卒於是賊勢益熾

五月梁刺史蕭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澄等圍長史和安於小

劍益州刺史邴蚪遣統軍胡小虎救之文熾襲擒小虎尋殺之軍司淳于誕救小劍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以防歸路誕密募壯士夜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恟懼誕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虜世澄等十一將斬獲萬計

六月梁豫章王綜

來降立綜為丹陽王更名贊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之皆被擒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欹器銘革唾罵之又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將箠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大赦改元
西部鐵勒降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破六韓拔陵圍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出戰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于謹言於深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可離從之謹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乞列河等將三萬餘戶詣深降深欲引兵迎之謹曰拔陵兵盛聞乞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乞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

邀擊也列河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引也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拔陵避柔然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詔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

秋八月柔元鎮民杜洛周反於上谷高歡等皆從之以常景爲行臺與都督元譚討之

冬十二月荆郢羣蠻叛討敗之梁取順陽馬圈○時方有事西北二荆西郢羣蠻皆反引梁將曹義宗等圍荆州更以臨淮王彧討魯陽蠻辛雄為行臺左丞趣葉城別遣裴衍王羆自武關出救荆州衍軍未至彧軍已屯汝上州郡被蠻冦者爭來請救彧

以處分道別不
欲應之辛雄曰
王秉麾閫外見
可而進何論別
道或恐後有得
失之責邀雄符
下雄遂符或令
連赴擊羣蠻聞
之果散走曹義
宗等取順陽馬
圈
以王羆爲荆州刺
史
山胡劉蠡升反

丙午

普通七年

夏五月元畧復歸於魏

秋七月主閒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没復遣郢州刺史元樹等自北道攻魏黎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自南道攻魏壽陽

冬十一月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主使謂之曰毀不滅性況

臨川王宏

封二十五年為使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太尉揚州刺史以疾累表自陳詔許解揚州餘

孝昌二年

春正月以楊津為北道大都督○時恒州人請北道大都督廣陽王深為刺史城陽王徽為太后言深心不可測乃以津為都督代深深為吏部尚書

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

二月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三月

長樂王子攸

彭城王勰第三子初以勰有魯陽翼衛之勳封武城公幼侍主於禁內及長雅為主所親待是

上黨公長孫稚

初襲父觀上黨王爵降為公至是鮮于修禮叛以稚為大都督討之大敗除名尋以正平郡蜀

滑國

遣使入貢於梁

林邑

王高式勝鎧遣使入貢於梁梁以為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

我在郢乃進粥如故尋
數合太子體素卒諡靖
肥腰帶十圍至惠七子
是减削過半　正仁正
侵魏取壽陽○夏義正德
侯亶等軍入魏正則正
境所向皆下魏立正表
揚州刺史李憲正信世
以壽陽降宣猛子正仁
將軍入據其城為吳興
凡降城五十二太守有
獲男女七萬五治能先
千口復以壽陽卒諡曰
為豫州改合肥哀世子
為南豫州以亶無子主
為豫南豫二州詔以羅

爾朱榮討平之年進封反復假
夏四月以元順為長樂王稚鎮西
太常卿○城陽尋即位將軍討
王徽與黄門侍是為孝蜀都督
郎徐紇毀侍中莊帝頻戰有
元順於太后出功詔復
為太常卿順奉本爵至
辭紇侍側順指
之曰此魏之宰
話紇脅肩而出
順叱之曰爾刀
筆小才豈應汙
辱門下斁我彝
倫因振衣而起
太后默然
朔州鮮于阿胡反

東平王畧

正光元
年奔梁
至是太
后遣江
革等還
南因以

孝莊帝
永安元
年再見

高麗
王安卒
子延立
遣使入
貢於梁
梁詔以
延襲爵

疊伏羅
遣使入
貢於魏

庫莫奚
遣使入
貢於魏

	刺史壽陽人雁兵革民多離散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户充復	平侯正立為世子宏卒正立表讓正義為嗣主許之改封正立為建安侯卒子貴嗣正義先封平樂侯正德西豐侯正則樂山		都督李琚討杜洛徵畧梁主禮遣周敗死長孫稚討鮮于修之太后禮敗績○主以拜畧侍稚為大都督討中義陽修禮行至鄴復王昱改以河間王琛代封東平之稚與琛有私至孝莊隙修禮邀擊稚帝永安琛不救稚大敗元年再五月元畧自梁歸見國詔以為侍中以刁雙為西兗州刺史以高陽王雍為大司馬
			范陽王誨

侯正立羅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武化侯○宏少而孝謹齊之末年避難潛伏與生母陳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

復以廣陽王深為北道大都督○時復以深為大都督討鮮于修禮章武王融裴衍為左右都督並受節度城陽王徽復譖其有異志太后敕融衍潛為之備深見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徽與鄭儼等更相阿黨賞罰任情魏政愈亂

秋七月行臺常景

故廣平王懷庶長子為太常少卿至是封范陽王至主曄建明元年再見

章武王

融

復封三年除車

曰逃難須寇不宜往來宏衛泝答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

鄱陽王

恢

封二十五年以荊州刺史卒於

敗杜洛周於范陽鮮于阿胡陷平城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請降其黨葛榮殺洪業而自立安北將軍爾朱榮襲執肆州刺史以爾朱羽生代之○時以榮為將軍都督恒朔二州軍事榮過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不出榮怒襲執之署其

騎將軍為葛榮所害尋以融死王事贈司徒謚莊武子景哲襲爵

廣陽王

深

襲封十六年為

官諡忠烈世子範嗣○恢幼聰頴年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摘無所遺既長美風表涉獵史籍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

從叔羽生為刺史

九月葛榮襲殺都督章武王融廣陽王深○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擊融殺之自稱天子深聞融敗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畧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

葛榮所害後孝莊帝追復王爵諡忠武子湛襲封

河間王

琛復封三年為大都督討鮮于修

所得俸禄隨而散之

長沙王業

襲封二十四年以侍中卒謚元子孝儼

關中侯

后詔牓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歸罪遂詣牓下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遣將

禮敗績詔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齊王蕭寶夤

復封十五年假大將軍尚書令

陳慶之

除假節總知軍事以侵魏魏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賜

討深深間行至博陵逢葛榮遊騎刼以詣榮榮殺之

就德興陷平州

莫折念生降既而復反破六韓拔陵誘胡琛殺之

○天水民呂伯度本念生之黨也亡歸胡琛琛使擊念生屢破其軍念生窘迫乞降蕭寶寅使左丞崔士和據秦州大都督元

增封千戶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也明年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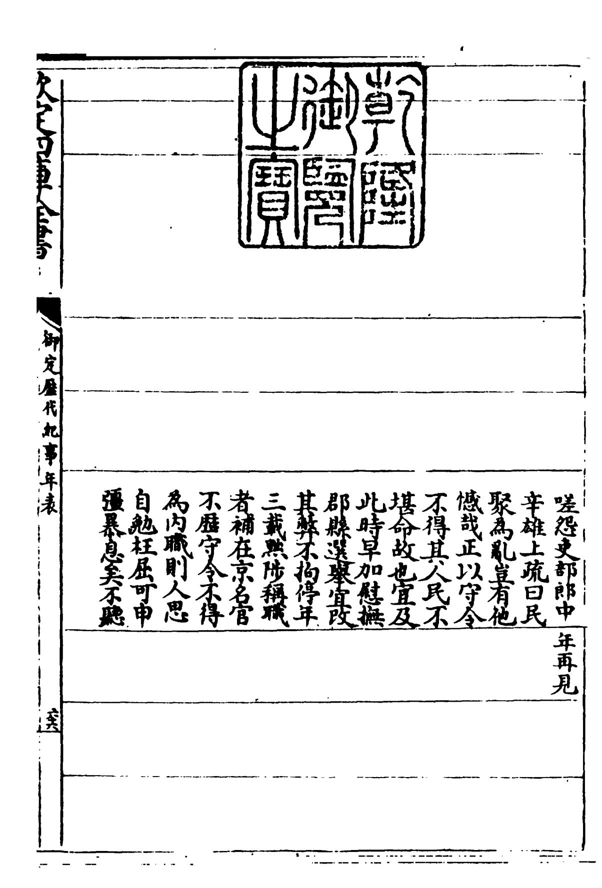
博陵公

爵關中侯至主中大通元年再見

修義停軍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殺之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琛與念生交通事拔陵浸慢拔陵誘琛斬之

冬十一月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預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

爾朱榮封安平侯三年破斛律洛陽於深井除武衛將軍進封郡公其先襲梁郡公爵聽賜第二子至孝莊帝永安元



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曰民聚為亂豈有他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民不堪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郡縣選舉宜改其弊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强暴息矣不聽

年再見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三